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环球热点

最近，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场上，捷报频传。诸多媒体欢呼，“伊斯兰国”已然“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各方势力已经开始忙“卡位”、为将来“分蛋糕”占据有利位置。果真如此吗？冷静思考之后，会发现一个沉重的答案。

铲除恐怖极端势力，路还长

本报记者　张　红

“伊斯兰国”确实被打痛了

近来，“伊斯兰国”的日子不好过。正如英国《卫报》报道的，眼下“伊斯兰国”或将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失利，失去四大据点，即位于伊拉克的费卢杰、摩苏尔和位于叙利亚的拉卡和曼比季。

据法新社5日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在俄罗斯军队的空袭掩护下，叙利亚政府军已于4日攻入由“伊斯兰国”占主导的东部省份拉卡，前线距离“伊斯兰国首都”拉卡市80公里。

与此同时，在美军协助下，库尔德人武装和其他一些叙利亚武装正在向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曼比季城发动进攻，这里被视为叙境外极端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主要入口。

此外，伊拉克政府军已经控制费卢杰周边城镇，开始“总攻”市区，库尔德武装夺取了摩苏尔周边9个村镇。

“‘伊斯兰国’目前面临的压力陡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一方面，美俄空袭导致‘伊斯兰国’有经验的基层战场指挥员损失较大，战斗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控制的石油生产和储运设施以及仓库和弹药库损失惨重，导致其资金和武器弹药补给困难。‘伊斯兰国’确实被打痛了。”

“形势对‘伊斯兰国’的确不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伊斯兰国’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是进攻阶段，四处攻城略地。2015年下半年进入防守阶段，据点被挤压。2016年3月以来进入第三阶段。”

没有地面部队打不赢这仗

自宣布“建国”以来，“伊斯兰国”一路攻城掠地，令世界震惊。但是，多国的反恐努力却一直收效甚微。最近，局势急转，原因何在？

“我认为转折点是今年3月中旬，俄罗斯撤军。”李绍先说，“或许美俄之间达成了秘密协定。”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公开场合表示，西方国家如果派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以推翻巴沙尔政权，那将是个“错误”。而之前，美国一直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客观的结果是，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坐下来谈判，而矛头一致指向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最近‘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关键原因在于2014年9月开始的美国空袭和2015年9月开始的俄罗斯空袭。”董漫远说，“美俄这两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打击某一目标，这是冷战结束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已经挺不住了。

“我并不认为已经到了消灭‘伊斯兰国’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面力量不足。我觉得最后的决战会在摩苏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军显然并不具备战胜的能力。”李绍先说，“美国其实很明白，没有足够强大的地面力量，这仗是打不赢的。过去，美国花了很多时间培训伊拉克军队，但结果证明这些努力失败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伊斯兰国’能一次集结上万辆悍马军车，哪来的？都是从伊拉克军队手里夺过去的。”

“目前的局势的确对政府军比较有利，但要拿下摩苏尔等地也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董漫远说，“目前，‘伊斯兰国’在战场上遭遇不利，他们开始转变战术。比如，在伊拉克，一方面，他们把无辜百姓当作人质盾牌，使美俄空袭和其他进攻投鼠忌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他们在巴格达频繁制造爆炸事件，引发巴格达民众抗议，使伊拉克政府军没办法全身心投入战斗。伊拉克政府军的装备的确不错，但是战斗力堪忧。”

与极端势力斗争任重道远

2014年6月29日，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进行“圣战”的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即伊斯兰帝国），称其最高领袖为全球伊斯兰统治者。

董漫远把其所谓的“目标”分为三部曲：“第一部，在伊拉克和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在内的地区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的帝国；第二部，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改造；第三部，整个世界范围内建立‘哈里发’。”

如今，面对多国力量的猛攻，“伊斯兰国”能坚持多久？

“建国”后，“伊斯兰国”就开始疯狂的扩张。“目前，‘伊斯兰国’已在多处落脚，包括西奈半岛、利比亚、阿富汗等。此外，多个组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包括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塔利班的几个分支等。如今，‘伊斯兰国’面对美俄的空袭，还能继续展开‘圣战’。这会让一些中小恐暴组织对其由心悦诚服上升为崇拜，估计将来还会有组织对其宣誓效忠。”董漫远说，“而且，‘伊斯兰国’调整自身战略，目前对欧洲有比较大的恐怖威胁，迫使欧洲不断加大反恐投入。从中长期来看，这也会对各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主战场的反恐有所牵制。”

“‘伊斯兰国’是世界的公敌，迟早是要被消灭的。但是，伊拉克战争后，该地区平衡被打破。‘伊斯兰国’所代表的那股力量还会存在。”李绍先说。这始终会是该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

正如董漫远所说：“总而言之，国际社会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和极端势力的斗争道路还是漫长的，任重道远。”

3日，伊拉克费卢杰，伊拉克政府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激战。

来源：网易

题图：美军培训伊拉克政府军

（资料图片）

驻日美军横行　日本自取其辱

刘　赞

日本冲绳县近日发生美军士兵酒驾伤人事件，而上月刚有一名冲绳美军人员因涉嫌遗弃尸体而被捕，此次事件再次“点燃”冲绳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

分析指出，驻日美军作乱问题已成为影响日美两国关系的敏感因素。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

反美情绪再高涨

当地时间4日深夜，美军驻冲绳嘉手纳基地女兵艾梅·梅希亚酒后驾车在日本国道上逆行，与两辆汽车相撞并导致两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冲绳警方以涉嫌酒后驾驶逮捕了梅希亚。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梅希亚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上限的约6倍。

5月19日，冲绳警方以涉嫌遗弃一具年轻女尸为由逮捕了一名美军男性文职人员。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驻冲绳美军将5月27日至6月24日定为“哀悼期”，禁止军人在这段时间内到基地外饮酒和住宿等。

然而，在“哀悼期”开始仅一周后，美军就再惹事端，这令当地民众震惊和愤怒。在5日举行的冲绳县议会选举中，支持县知事翁长雄志、反对驻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计划的政治势力赢得过半数议席。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上述两起事件的接连发生推高了冲绳县民众的反美情绪，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日美政府忙“灭火”

美军士兵酒驾伤人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防卫大臣中谷元等政府高官纷纷发言，表示“遗憾”。首相安倍晋三也在6日举行的政府执政党联络会议上表示，对美军在设立“哀悼期”整肃军纪之际发生这一事件，表示非常“遗憾”。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5日向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提出抗议。肯尼迪表示“对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衷心道歉”，并称将全面协助日方调查。驻日美军司令约翰·多兰也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遗憾”。

安倍政府发出抗议声音，美方则放低姿态表示道歉，这与弃尸案案发后双方的应对如出一辙。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姿态，其实是日美两国政府上演的双簧，目的是尽快平息民愤，降低事件影响，维持日美同盟关系。

在两国同盟关系中，日美各有所需：日本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谋求的国家“正常化”和武装松绑也只有得到美国支持才能实现；而美国则需要日本成为其控制亚太的前沿基地，还需要拉拢日本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效劳。

作为驻日美军基地最为集中的县，冲绳频繁发生由美军造成的事故和犯罪案件，县内民众反美情绪强烈，日美两国政府达成的普天间基地搬迁计划因遭冲绳民众反对迟迟无法实施。如何平息民众反美情绪，已成为日美同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平等地位难实现

在最近这两起事件中，日方表现似乎强势而美方态度谦卑，但这却并不能掩盖日美同盟中日弱、美强的不平等实质。

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驻日美军在司法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例如，对美军基地军人和工作人员犯罪的第一审判权“执行公务时”在美方，只有“非执行公务时”才在日方，但嫌疑人是否在“执行公务”却是由美方说了算。如果美方首先控制涉嫌犯罪的驻日美军士兵，只有在日方对其进行起诉后美军才必须交出嫌疑人，这意味着日方在侦查阶段无法逮捕嫌疑人并对其进行调查。

《日美地位协定》的不平等性在日本国内饱受诟病。日本共产党曾尖锐地指出，在与美国有驻军地位协定的国家中，美军在日本的特权大大高于在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的特权，也高于伊拉克战争后在伊拉克的特权。这对日本无疑是巨大的屈辱。

专家指出，这种不平等导致的驻日美军横行无忌，其实是日本自身战略选择带来的后果。同为二战战败国，德国通过反省侵略历史实现了与欧洲国家的和解，通过融入欧洲扩大了其世界影响力，不仅实现了国家的“正常化”，也在盟国美国面前赢得了尊重。

日本却不愿承认历史错误，反而希望淡忘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无法得到当年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的谅解，其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也遭到亚洲邻国反对。而美国视日本为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因此一方面对其错误的历史观采取纵容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在意对日本造成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始终处于美国附属品的地位，丧失了与美国成为平等伙伴的资格。　（据新华社电）

『铁狼2016』军演在立陶宛举行多国

6月6日，在立陶宛帕布拉德，立陶宛军人参加演习开幕式。

“铁狼2016”多国军演6日在立陶宛位于帕布拉德的军事基地开始举行。该军演将持续至6月21日，是“马刀打击2016”多国军演的一部分。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拉美政局动荡门罗『阴影』难消

■刘莉莉

近日，委内瑞拉各地爆发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国外势力干涉其内政。早前，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援引《美洲民主宪章》第20条，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常务委员会讨论委内瑞拉是否存在宪法和民主秩序遭破坏现象并考虑采取相关行动。

此事缘起美洲国家组织收到委反对党联盟提交的一份长达132页的报告。美洲国家组织是美洲地区的政治组织。1890年美国与拉美17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美洲会议，决定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1948年举行的第九次美洲会议后联盟改称为美洲国家组织。

近年来，拉美左翼遭遇执政困境，尤其是巴西和委内瑞拉危机日趋加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研究员郭存海认为，当前巴西和委内瑞拉出现动荡，本质上是由其内部因素造成的，但美国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委内瑞拉，自前总统查韦斯扛起反美旗帜，便一直被美国视为眼中钉，马杜罗接任总统后，美国更是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支持委反对派。

在巴西，美国那只手依然若隐若现，毕竟于美国而言，左翼当政时期的巴西是温和的抵制派，其政坛改旗易帜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俄罗斯系统分析和预测中心主任罗斯季斯拉夫·伊先科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是巴西冲突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华盛顿一开始就对卢拉和罗塞夫奉行的政策没有好感。

早在1823年，美国时任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开启了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序幕。从1961年派遣包括古巴流亡分子在内的雇佣军企图推翻古巴革命政权，到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从1989年将巴拿马领导人抓到美国受审，到长期以未达到民主标准为由拒绝古巴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美国对“后院”拉美事务的干涉直接而粗暴。

然而，随着拉美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和美国自身实力的削弱，美国被迫改变以往的干预方式。201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宣布“门罗主义已经终结”，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缓和美国与古巴关系提出“我们都是美洲人”……美国对拉美的态度似乎开始软化。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郭存海看来，门罗主义并非像克里所说的那样“已死”，而是变身为新门罗主义。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发展进程的努力并未停止，只是改了形式，变得更具隐蔽性。今年初在是否给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再度连选连任资格的全民公投中，这位人气颇高的左翼总统未能顺利过关，不能再寻求连任。他事后指责美国驻玻利维亚使馆和反对派联手制造了抹黑他本人的负面传闻。

而对于委内瑞拉这样的“反美先锋”，美国更是大力支持反对派，资助其发起抗议活动，鼓励当地媒体放大执政党的各种负面传闻。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资料，在2013年委大选中，美国曾试图策划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以图嫁祸委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美国将继续打着社会进步、民主治理、摆脱贫困等旗号干涉拉美事务，但是手段也许会更加隐蔽，杀伤力却不可小觑，效果恐怕会更加持久。

然而，事实证明，拉美已远非美国从前的“后院”，虽然近年来政治经济面临种种困难，但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整体崛起的趋势不容忽视，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建立多边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加强。本月在4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加勒比国家联盟峰会上，与会25国代表表达了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在拉美为所欲为的时代早已过去，其隐性干涉的空间也将不断缩小。